

Henrik Sienkiewicz 著  
徐炳和等譯

世界  
叢書

你

在

何

處

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墜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一年五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  
 二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四四五)

世界叢書 你往何處去一冊

Quo Vadis?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本書減去售價一角

原 著 者

Henrik Sienkiewicz

譯 述 者

徐 喬 曾 炳 昶

發 行 者 兼 印 刷 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 敘言

Quo vadis, domine? 這件半神話，第一個紀載清楚的是聖昂布瓦斯 (Saint Ambroise, 340—397)。他是西曆紀元第四世紀時候的人。但是這個傳聞大約遠比他的時代早，以至於比四福音著作的時候相差不遠，也未可知。——四福音是第一世紀的末期和第二世紀的著作。

Henrik Sienkiewicz 是波蘭現代最有名的著作家。他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生於波蘭的 Wola-orkzejska；於一千九百十七年沒於瑞士。他的著作很多。這一部「你往何處去」是他最有名的著作。歐美各國全有譯本。

他這一部書是借着「你往何處去」這件故事，描寫希臘羅馬文明衰頹時候的社會狀況和基督教的真精神。書中的有名人物和事變全是歷史上最著名的事實。

這書裏面所描寫的羅馬大火，起於紀元後六十四年七月十九號，延燒六

日七夜，餘燄又蔓延三日。死傷人民無數。羅馬城當時共分十四區；有三區毀滅無餘；七區止贖些熏黑的牆壁。羅馬雖還有幾次大火，但是全比這一次小的多。奈龍當這個時候，升在水道上面，歌唱他的詩詞，這件事情相傳的很古。雖然不敢說牠一定有歷史上的價值，但是並時的人全相信這次大火是奈龍使人放着的。

奈龍 Neron (英文 Nero) 是 Domitius Ahenobarbus 和 Agrippine 的兒子，爲葛洛德 Claude 皇帝所抱養。皇帝使斯多噶學派最有名的鴻哲色奈克 Seneca 爲他的師傅。葛洛德皇帝死於紀元後五十四年，奈龍就繼承他的帝位。起初他用他師傅的教訓，統治的很溫和，羅馬人覺得他是一個賢明的皇帝。但是他的狂性不久發作。弑母殺妻，暴虐異常。就是這部書裏所說的哀白 Popée 是他所最寵愛的妾，也被他因暴怒一腳踢死。——在紀元後六十五年——他於紀元後六十八年爲臣民所殺。這下書尾

道德觀念極爲嚴重，但是很偏狹的。自希臘文  
天。新道德又未成立。雖有斯多噶派學者的

明輸入，偏狹的道，  
盡力，而新舊蛻換終露日，

逐成一種懷疑的狀態。書裏面所說的俾東

Petrone 很可以代表羅馬當時的高等社會。他很有學問和聰明。對於一切事  
物全持懷疑態度。他的名著嘲笑錄 Satyricon，文章很敏妙，心理的解析也很  
精細。裏邊的文字可分兩種：一種是他自己的文字，很講究，很細密；一種是他  
摹仿羅馬當時人的口吻，不注意於臘丁文的文法，而做效他們的神情，却是  
惟妙惟肖。他就像這書中所說，並沒有善惡觀念。常常拿極嚴重，極名貴的道  
德，放在一個極可笑的人的口中，以取笑。這位「丰儀的盟主」Elegantiae  
archier 成了羅馬時尚的中心人物。無論甚麼事情，不經他鑑定，不能算貴重。  
奈龍所最信任的惡魔第節蘭 Tigellian恐怕

你往何處去 敘言

他因爲自重的很，不願同這個惡魔爭鬪，於是並且把他所最寶貴的杯子擊碎，不使牠落於奈龍之手。書中第三篇最末一節，就是模寫這一回事的。

奈龍既是燒了羅馬，因爲人民的憤怒，他就想找些人「栽賊」。他怎麼樣找着基督教徒，歷史上說的不很明白。但是大約一部分由於猶太舊教人的忌妬，大半由於第節蘭的調唆，而基督教徒所宣傳的末日裁判；天火焚燒世界諸義，也有點動人疑惑的地方。殺戮的殘酷，書裏邊已經說得設詳細，大約是當時實在的事情，並不是著作人的臆造。至於將少女赤身縛在牛角上面，任牠飢死，也是歷史上實事。

面

人，除了耶穌被釘在

就以此次殺戮爲最重要的事情。

情慈悲，感發人的道力非常的偉大。他是

第一個聖徒。這書裏邊如有單題聖徒，不指姓名，那就一定是指他的。他的名字 Peter 在拉丁文裏面，是石頭的意思。耶穌自己曾說：「我將來在這塊石頭上建豎我的教會。」所以彼得在基督教裏面，除了耶穌，就是頂重要的人了。至於保羅並不是耶穌及門的弟子。他起初對於基督的教義非常反對。他的受洗禮在耶穌死了以後。但是他的思想很發達，對於希臘的哲學也有相當的知識。基督教義到了他手裏面纔有哲學上的根據。他們這兩個人的性格雖不同，却是相互爲用，好像車的兩個輪子，鳥的兩個翅膀，去了一個，恐怕基督教就不容易發達了。在那個時候，基督教裏面可分爲兩黨：一黨是聖徒雅各爲首領，他是耶穌的兄弟，但是思想淺狹，還像那些老猶太人，覺得猶太人是天的選民 *Peuple élu*，不願意同別的民族說話。那一部分大約要屬保羅。他沒有國界種界的思想，到處宣傳福音。所得的新教徒非常衆多。這兩黨常常互相排斥。至於彼得全無黨見。他一方面思想簡單，不願意同守舊派衝突，

一方面因爲他的性情慈善，對於別的民族和別教的人絕無蔑視的意思。對於受苦痛的人民，拿精神感化他們，使他們信奉基督。所以他雖無黨見，却成了中心人物。他們兩個的死事，經典裏邊沒有清楚的記載。但是大約全是殉教死了，並且大約就在這次殺戮死的。他們的墳墓在范底康附近，據考古家說大約是可信的。

我們驟然看這部書，一定覺得奈龍，第節蘭等和當時羅馬的人民何至於喪心病狂到這步田地？但是細想起來，並沒有甚麼奇怪。第一：凡文弱的民族多失於淫侈；武健的民族多失於殘暴。如果有一種的民族要從武健蛻變成文弱，那個時候他們要殘酷淫侈，兼收並蓄，一定出了不少新鮮的花樣。試看高洋，完顏亮的淫暴爲中國所未曾有，也就是一個例子。羅馬民族，原來是武健嚴酷；等到希臘的文明輸入，已經有向文弱的趨勢。奈龍兼綜這兩個民族的罪惡，成了世界一個有名的惡魔。不惟真正的羅馬人痛恨他的淫佚，就是



希臘人也不能忍受他的殘暴。至於羅馬當時的人民可分爲兩部分一部爲羅馬的舊民族，因爲他們能統治他們所叫的全世界，非常的驕傲；一部爲被統治的民族，受種種的壓迫。社會在這種不平等狀態的下面，自然是全受其弊，成了一種病態的社會了。那個時候，麪包和馬戲 *Panem et circenses*，成了羣衆的普通呼聲，恐怕也是羅馬統治壓迫的結果。第二：羅馬的人民是很信宗教的。基督教的人對於廟宇和神像的蔑視，引起他們極大的反感，我國大多數良善的人民在庚子年對於拳匪屠戮教民的舉動，很少的感動，我們又爲甚麼怪羅馬當時的人民呢？

至於我同我的朋友喬大壯譯這部書的理由，略如以下所說：

近來保守派的道德學家對於科學多懷疑忌的態度。我們覺得他們有一種過慮。科學和道德全要保存着不獲利賴的精神，牠們本是出於一源的。並且我們相信道德的本質就是愛情道德的高下就以愛情所及的廣狹爲標

準。愛必有所施。對於受施的事物，沒有相當的明確觀念，愛情就很難發生。科學使人生對於他們眼前的小世界，不致拘囿。引他們對於國家、人類、衆生、宇宙，一天一天的熟習。觀念清楚以後，愛情慢慢的就可以生出來：這就是科學。當愛情未發以前，對於道德的一個大助力。至於愛情既生以後，很容易知道，除了科學，就沒有別的東西能給我們一個比較確實的達到目的的方法。這樣看來，道德與科學是同源的，是互相輔助的，絕不是互相衝突的。但是總不要忘記，在愛情未發以前和既發以後，科學固然能給道德以莫大的助力，但是愛情的發，是道德裏面第一件大事，是否科學發達能成牠主要的原因？這却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相信科學是智識上的事情；愛情是感情上的事情。想教人智識發達需用智識；想使人感情豐富必需用感情。並且感情的引起是同質的：嫉妬引起嫉妬；怨怒引起怨怒；悲哀引起悲哀；必需愛情纔能引起愛情。換一句話說，就是如果你想教我愛你，多言嘵嘵是沒有用的，必須你誠誠

戀戀的愛我，那纔能慢慢的引起我對你的愛情。如果你想教我愛他，多言嘵嘵也是沒有用的，必須你誠誠戀戀的愛他，那纔能慢慢的感發我對他的愛情。其次：你對我對他的愛情總須要是誠誠戀戀的，並不是因為你想引起我愛你或愛他，纔這樣去做的。如果你想引起我愛你或愛他，纔這樣去做，那愛情便成了虛偽的，沒有感發人的勢力了。王船山先生說：「督子以孝不如其安子；督弟以友不如其裕弟；督婦以順不如其綏婦。魄定魂通而神順於性，則莫之或言而若或言之；君子所爲以天道養人也。」就是上邊所說第一層的道理。孟子所說「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和「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就是上邊所說的第二層道理。這些道理，我們中國的儒家說過也不止一回。但是儒家的道德論是偏於理性的。所以施行起來，比基督教總平易近人一點。但是他們對於感情的議論，雖有不少見得到的地方，却是沉沒於古書裏面，若存若亡了。至於基督教的道德是純任感情的。在致用一方面，有時候成爲險怪的，盲

目的。但是他對於感情一方面，却有非常偉大的勢力。新舊約所以能成歐美文學的一個很重要的——個源泉，也就是因為這個。這本書的著作人對於基督教的真精神，描寫的非常顯露，很有感化人的勢力。但是我們的譯筆薄弱，恐怕有不能傳達的意思，這就是我同我的朋友喬大壯所很抱歉的。

這部書是我們翻譯的第一部，所以不完善的地方很多。我們起初翻譯的時候，以直譯為原則。據我們現在的短經驗，我覺得直譯和意譯並不是相反的，並不能成一個爭論的焦點。現在所需要知道的，是那些地方一定要用直譯？那些地方却是要用意譯？現在我覺得有幾處必需直譯，不然就失掉原書的神氣。第一：歐洲人思想的轉換，有些地方和中國不同。比方他們常喜歡說：「換一句話說，」「儘少」等類，我們中國人原來沒有這樣說的，但是說出來却沒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這些地方一定要直譯，是無疑義的。第二和第一是很相仿，也是中國原來不那樣說，說出來却很明白。但是上一條屬於思想的

轉換，這一條屬於說法的不同。比方說：歐人告別的時候說「憑神降福」；基督  
教人相見的時候說「和平同你在一塊兒」。這些地方也一定要直譯，不能遷  
就中國原有的意思。第三：歐洲人說話，也同我們中國人彷彿，有時候不從文  
法的普通例子，却是要加重或減輕這句話的勢力。比方說：有許多列舉的事  
物，無論歐洲何國文字，全是止於最末事物的前面，加一個連詞，但是有些時  
候，他要加重口氣，却每事物前全放一連詞。這些字是一句話的精神，一定要  
直譯，千萬不能忽略過去。第四：歐洲人著書常常引用別種文字的幾個字。比  
方這本書裏邊就保存不少的臘丁字。這因為這幾個字或是成了成語，或是  
有特別的意思不容易翻出，或是可以傳特別的精神。我們碰見這些地方，固  
然不能像原文把這幾個字留着不翻，——因為歐洲的念書人差不多全認識  
臘丁文，——但是總要保着原文，不可妄行刪去。至於歐洲文裏面，一句話常包  
含着許多子句，拖延的很長。這本是歐洲古代文法遺留下來的辦法，現代的

文學家，向簡短的趨勢是很顯著的。在這些地方，如果我們把牠直譯出來，中國人一定看不懂了。我們一定要把牠截開，使牠愈短愈妙。以上所說，是我現在的感受，這本書裏邊所沒有辦到的地方還不少，現在我的精神不好，不能嚴加修改。但我希望讀者不嫌這個譯本太壞，使我這個譯本，有出第二版的機會，我還要選擇刪改以慰讀者。

歐洲文裏面，常常於一句話的後面附一個子句，這個子句就是主句裏面形容字的結果。法文用 *si...que...* 連絡；英文用 *so...that...* 連絡。我們碰見這一類的句子就把牠截成兩句，把子句放在後面，主句的後面用「：」，表明後面一句是前一句的結果。這是我們新開的例子。請讀者注意。

再者當我們翻這部書的時候，我本想譯成以後，另外作一個精密的考證。現在我的精神實在來不及，不過僅就我記憶所及稍說一點，並沒有詳細的考證。恐怕有錯訛的地方，還請讀者指正。

徐炳昶

民國十年八月五日時在北京

# 你往何處去

## 第一篇

### 第一章

俾東睡到正午纔起來，困乏的同平常一樣。因為昨天他在奈龍皇帝那裏，參與一個大宴會，從有些時候起，他的健康比較的不很好；剛睡醒的時候，是很困苦的，但是每天早晨他總要沐浴一次。沐浴完了，很靈巧的按摩把他的血液裏面癱慢的循環力重新活動，並且把他的體力重新興奮起來。以至於他從 *Oleotichium* (浴室的裏間) 出來的時候，彷彿另外變成了一個新人。並且他的威儀，甚至於歐東自己也不敢和他抗爭的。因為這樣，人家就把他喚作「丰儀的盟主」。

宴會的那一天，他同奈龍呂千和色奈克爭辨婦女有沒有靈魂的問題。第

二天他躺在一個按摩用的桌子上面，蓋着雪白的埃及細布作的毯子，還有兩個強壯的按摩人。他們的手上擦着油，敲打他的筋絡。他閉着眼睛，等着他們兩人手上的熱度鑽入他的身體裏面，把那些困乏趕掉。

隨後他睜開眼睛，人家告訴他說馬舉·維尼胥在那邊。

俾東叫人讓客到溫浴室 Tepidarium 裏面，立時叫人把自己擡去。維尼胥是他長姊的兒子。她從前嫁給馬舉·維尼胥，在底白爾的朝代，那位維尼胥作過參政的。這個少年現在屬於葛必隆的部下，征伐巴特蠻族。戰事完了，纔回羅馬的。俾東對於他有一種摯愛：因為馬舉的樣子是華貴的，並有體育家的軀幹；而且知道按着最好的審美術，去保持他的形態。這種形態就是俾東所最重視的。

那個少年說，「俾東，你好！我願一切的神，尤其願意醫神 Asclepias 和美麗神 Cypria 把所有的福氣都給了你。」



俾東把自己的手從包裹的細布裏面伸了出來，回答說：「願你作一個羅馬城中所歡迎的人，並且願意在戰後的休息於你是很甜美的！在阿美尼的地方有甚麼新聞？當你住在亞細亞的時候，你的劍鋒到了俾地尼了麼？」

維尼胥回答他的話，並且從戰事起頭說起：「我到赫拿革去調葛必隆的援兵。」但是俾東閉着眼睛，那少年就換了談話，來問他那舅父的身體。但是在擦油室 *Unctorium* 裏面，維尼胥很注意到那些異常的女奴身上。有兩個女黑奴來用東方的香料，措擦俾東的身體。另外的弗利基女奴，對於理髮術是極巧妙的。在她們那輕妙的手中，拿着鋼鏡和木篋。另外兩個希臘果斯地方的女孩侍候着，整理她們主人的披衫上面的褶紋，要把牠弄成雕像的衣紋一個樣。

維尼胥說：「我的能聚雲彩的天神 (Zeus) 怎麼樣選擇的！就是到了黃銅鬚子那裏，也不能找出再美麗的人來了。」

譯者注：黃銅鬚子拉丁文為 *Aeneas*，是奈龍皇帝的父親。實米叙皇帝的